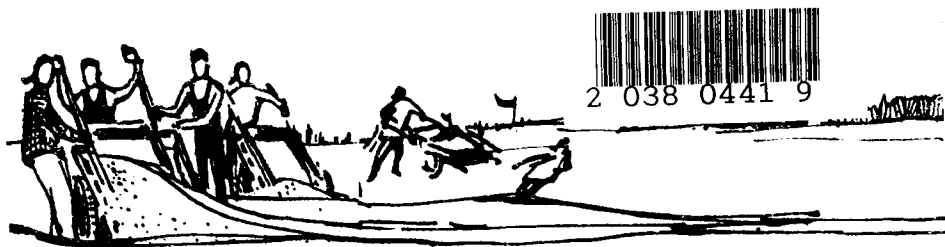


# 晨光曲

北京市通县三结合创作组





# 晨 光 曲

北京市通县三结合创作组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七六年·北京

晨 光 曲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 354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 $18\frac{1}{2}$  插页 2

1976年5月北京第1版 197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---

书号 10019·2375

定价 1.05 元

## 内 容 说 明

长篇小说《晨光曲》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知识青年生活在农村广阔天地，朝气蓬勃地投入三大革命斗争的壮丽画卷。作品围绕着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，描写了青年一代在党的领导下，以阶级斗争为纲，改天换地、搬沙造田；坚持与城乡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；坚决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，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。

作品以丰富的情节，感人的形象和浓郁的生活气息，塑造了以赵清明为代表的知识青年的英雄形象；热情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歌颂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，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。

深秋的一天早晨，潮白河岸边的柳林庄，很多人家还没有吃完饭。满街忙罗秀梅就到处传送着这样一条新闻：“可了不得啦！赵清明带着青年们闯进沙古堆了……”

谁都知道，满街忙罗秀梅是个爱大惊小怪的人。平时，她的新闻传得再蝎虎，也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，今天却不然了，整个柳林庄都被这条新闻震动了。听到这条新闻，有的人称赞，有的人惊讶，有的人叹息，有的人胆怯。满街忙看到人们对她的新闻如此重视，非常兴奋。她选用最精彩的语言，一次又一次绘声绘色地把这条新闻重复一番，陪着人们议论两句，就又匆匆忙忙地转到另一条街上去了。

满街忙来到村口的时候，瞧见从村外走来一个姑娘，匀称的身条，圆圆的脸庞，梳着两根齐肩的短辫，手里提着一个装满水果的尼龙网兜儿。她叫杜春晖，是半年以前来柳林庄插队落户的北京知识青年，现在是团支部的宣传委员。前几天，家里打来电话告诉她：奶奶病了。当时，她正和青年们一起讨论向沙古堆进军的事情，实在忙得顾不上。在团支部书记赵清明左三右四地催促下，昨天下午她才答应

回去看一看。她只在家里住了一夜，今天一早就急忙赶了回来。

杜春晖还没来得及和满街忙打招呼，满街忙就风风火火地嚷开了：“杜春晖，你怎么没有去呀？”她瞧了瞧杜春晖提着的网兜：“噢——，你刚回来，还不知道吧？哎呀……”

杜春晖一愣，问：“什么事呀？”

满街忙指手划脚地说：“赵清明他们已经开进沙古堆了。好家伙！你没看那气势呢。……”

杜春晖一听，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急着问：“什么时候走的？”

满街忙说：“赵清明咱没看见。严大山他们刚出村。你要追还能赶得上，还有周青海、严小葵……”

没等满街忙说完，杜春晖一扭头，就朝村外跑去。

满街忙瞧着杜春晖的背影，自言自语地嘟囔：“这帮子青年人，简直是着了魔！”

杜春晖刚出村，看到大队副业组的业务员林金生急匆匆地在她前边走着。林金生挎着一个大黑皮包，上身穿着一件灰夹克，下身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蓝布裤。杜春晖刚要向他打听看到严大山他们没有，他却忽然一转身钻进村边的厕所里去了。不一会儿，林金生从厕所里走出来，低着头往黑皮包里塞着什么东西。杜春晖感到很奇怪，再一看，林金生那条蓝布裤子不见了，换上了一条米黄色的毛料子裤。那条崭新的裤子闪着光泽，两道直挺挺的裤线象两条刀刃一样挂在林金生那又瘦又长的腿上。裤腿下边，是一

双擦得油亮的黑皮鞋。

林金生把那条换下来的蓝布裤塞进皮包里，正好和杜春晖打了一个照面。他的小白脸刷地一下子红了。一刹那，他那小红脸上又涌出了一片笑模样，亲亲热热地说：“哟！春晖，怎么今天就回来了？也没在北京玩儿两天。你奶奶的病好了吗？怎么刚进村又往外跑呀，啊，找赵清明他们去吧？你别听满街忙瞎咋唬。她就是这么个人。”

杜春晖简短地回答了林金生，又从头到脚地把他打量一下，就反过来问他：“你干什么去？”

林金生眉飞色舞地说：“于大队长交给我一个重要的任务，我得马上到城里跑一趟。”林金生说着，扬起胳膊，把灰夹克的袖口捋了一下，看了看手表，“我还得去赶汽车，时间快到了。”

杜春晖问：“什么任务这么急？”

林金生神秘地压低了声说：“事情没办法，可不能随便乱说。好在你是团支部委员，咱们都是干部，向你透个信儿倒可以，对群众可得保密……”

杜春晖开头还认真听着，听到最后一句话，突然忍不住噗哧地笑出声来。她伸出指头，冲林金生做了一个滑稽的动作，说：“哈哈，又是捞一把……”

林金生倒是一本正经，耐心地向杜春晖解释着：“你笑什么？这个任务非同小可，关系到咱大队今冬发展副业生产的问题。你呀！不当家不知柴米贵。咱柳林庄要想抖起来，就得……”

杜春晖心里有事，没有工夫听林金生罗嗦了，说了一声“回头见”，就撒开腿，向潮白河跑去。

杜春晖一口气跑到潮白河渡口，站在河岸上往下一看：严大山他们已经上了船，正要撑篙开船呢。杜春晖忙喊了一声：“严大山，等等我！”

船上的青年们见是杜春晖回来了，又惊又喜。大家都噤哩啪啦地拍着巴掌欢迎她，七嘴八舌地向她打招呼。严大山撑着船篙稳住船，冲着杜春晖问：“你怎么颠儿回来了？”

跑得气喘吁吁的杜春晖看了严大山一眼，装出很不满意的神态，说：“看你说的，我不回来，到哪儿去呀？”

严大山说：“我是说，你怎么没在家呆两天呀？”

杜春晖走到船边，往船上迈着腿，把装满水果的网兜儿递过去，挤在几个姑娘的身边坐下来，对严大山说：“家，这儿就是我的家！”说着向后甩了一下齐肩的短辫，昂着头摆开了要辩论的架式。

严大山搔搔脑袋，一边笑着说：“得，得，你这扎根农村的口号还没白喊……”一边忙使劲撑了一下船篙，直起身子，用宏亮的声音吆喝着，“开船罗——”

满船的青年们嘻嘻哈哈地笑起来。一群水鸟被这朗朗的笑声惊动了，唛啦啦地飞起来，在空中兜了一圈，然后落在远处的河滩上，惊奇地看着这伙青年们。

一个留平顶头的小伙子站在船头上，高高地举着装水果的网兜儿：“瞧，杜春晖犒劳咱们向沙古堆进军的战士！”

来，一人一个。别抢！对了，大山为咱们划船，劳苦功高，先给他来个大梨。”

严大山把梨接过去，“咔嚓”就是一口，把一个大梨咬掉一半儿。看到他那贪婪劲儿，大伙全笑起来。严大山把那个梨嚼完咽下去，把梨核远远地扔到河心里，才说：“嘿，真甜！还是纪钢峰向着我，可得好好谢谢你。”

青年们尽情地说笑着。潮白河也跳跃着欢乐的浪花。满载着欢声笑语的小船，推着波，赶着浪，轻盈敏捷地前进着。壮丽的深秋水色，给青年们增添了无限兴致；未来的战斗召唤，给青年们带来新的生活。欢声象浪花一样密，话儿象河水一样长。

辽阔的潮白河畔，已经被迷人的秋色装点得更加绚丽了：稻海的金波拍打着远方的蓝天，银花怒放的棉田象蓝天上浮动的云朵。一面火红的旗帜在稻海中迎风招展，柳林庄的大队长于长宽正带领社员们挥镰收割，一阵欢笑声从棉田里传来，那是党支部书记田维珍正和妇女们一起采摘棉花。

远远望去，村头场院上，稻谷堆成金色的山，高粱垛成红色的岗，棉花铺成洁白的海，扬场机喷吐着金色的彩练，脱粒机唱着醉人的丰收曲。

杜春晖坐在船头上，没有和姑娘们一起说笑，也没有参加纪钢峰他们的议论。她望着这一派动人的丰收景象，心里掀起了一层层激动的浪花。她耳边又响起了党支部书记田维珍前天讲的话：“今年，我们遇到了百年未有的大干旱，

却夺得了空前未有的大丰收。这充分说明了一个真理——人定胜天！……”

是啊，“人定胜天”。这是一个多么鼓舞人心的论断。现在，我们开始向沙古堆进军了，又一场“人定胜天”的战斗就要打响了！……

一阵喊叫打断了杜春晖的遐想。她突然觉得船身颠簸起来。原来，严大山已经把小船划到了潮白河中流的浪涡里。一股股的波涛在小船周围打着漩儿，小船被卷得打起了转转儿，船身剧烈地颤动着。

严大山把船篙戳在船头上，叉着腿、掐着腰，任小船在激流中摇晃。一个梳着长辫子的姑娘用手紧紧地把着船帮，满脸涨得通红。严大山看着她紧张的样子，得意地大笑起来。长辫子姑娘更慌了：“死大山，你开什么心！回头我向严大爷告你的状。”

杜春晖冲着严大山说：“别闹了，快划过去吧，赵清明还在沙古堆上等着咱们哪！”

严大山握起船篙往河里一点，小船立刻平稳下来，又一弯腰，使劲撑了一下船篙，船头涌起了一堆白色的浪花，浪花又被船头劈碎，向船两边蹿去。

杜春晖出神地看着严大山这轻捷机敏的动作，打心眼里佩服他的撑船技术，不由得问：“大山，这两下子跟谁学的？”

严大山挺了挺胸说：“跟谁学的？你要知道，咱是码头工人的后代。”

杜春晖说：“你真能变着法儿神吹！”

严大山说：“神吹？”

穿着蓝工作服的周青海对杜春晖说：“大山这一点倒没吹牛。你可没坐过严大爷的船，比大山强多了。在咱柳林庄，于长宽是有名的车把式，严大爷是有名的船把式。于长宽把手艺传给了赵清明，严大爷把手艺传给了严家子孙。”

周青海的话，杜春晖越听越糊涂。严大山解释说：“是这么回事，我爸爸年轻的时候给烂眼魏三扛活。有一次，几个日本鬼子在烂眼魏三家喝得醉成一滩泥。烂眼魏三叫我爸爸赶着大车把他们送回虹桥镇的炮楼。车过潮白河上游的石板桥，我爸爸朝马头上猛甩几鞭，辕马惊了，前腿抬起来，拼命地嘶叫着。我爸爸又用鞭杆猛打一下马头。辕马向外一闪，我爸爸顺势一扛车辕子，还没等醉成一滩泥的鬼子醒过闷儿来，装满鬼子的大车就折下了潮白河……他自己顺着潮白河游了十几里路，爬上岸连夜跑到天津，当上了码头工人。一去五、六年，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才回来。”

严大山讲得很平淡，可杜春晖听了却异常激动。真想不到，这个平时耿直、寡言的严大爷，还有这么一段动人的历史。

小船很快靠了岸。青年们呼啦一下争着跳下船。严大山刚要掉转船头往回划去，忽然发现船里还有一个盛干粮的篮子，篮子里放满了青年们带的烙饼、馒头、窝窝头，还有一把鲜嫩的大葱和一碗香油拌过的黄酱。严大山提起篮子高声喊着：“喂，你们中午不吃饭了？”

纪钢峰忙跑来把篮子接过去。

杜春晖问：“你还干什么去？”

严大山点着篙说：“到虹桥镇拉化肥去。你们先干着，下午我再来接你们。”

严大山划船走远了。青年们蹦着、跳着，一头扑向了沙古堆的怀抱。

莽莽苍苍的沙古堆，整个看去，象一匹巨大无比的奔腾咆哮的野马；四条逶迤蜿蜒的大沙岗，象四条腾空飞扬的马腿。一道迂回曲折的深沟，象一条甩动着的马尾。正北边，一个凸字形的大沙包突兀而立，活象一副配在马背上的马鞍，人们叫它马鞍脊。西南角上，矗立着一个长满荆棘和野草的沙丘，俨然象一个甩动青鬃、放声嘶鸣的马头。在马头旁边，是一个与河道相通的半圆形的沙坑，活象一个饮马槽。饮马槽里收藏着一湾绿水，水面上飘浮着几片金黄色的草萍，显得是那样深沉莫测。

纪钢峰一口气爬上马鞍脊，扬起胳膊，刚要叫喊两句，忽然又停下来，忙转过身，向后边跟上来的伙伴们摆了摆手，蹑手蹑脚地朝前走去。青年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也跟着轻轻地往上爬。

原来在马鞍脊的脊背上，有一块低洼潮湿的土地，上边爬满了茸茸的绿草。绿草中间点缀着一朵一朵红的、白的、黄的异常鲜亮的小花，象是马鞍上铺着一块织着美丽图案的鞍垫。在野花绿草中间，一棵挺拔、俊秀的小杜梨树迎风而立，象一根插在马鞍上的漂亮的马鞭。杜梨树下，蹲

着一个留着寸头的小伙子。他穿着一件朱红色的翻领秋衣，胸前印着一个金黄的“奖”字，“奖”字下面，有“北运河工程指挥部”的字样。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制服披在肩上。小伙子聚精会神地看着脚下铺开的一张图纸，灿烂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。他那浓黑的眉毛下闪着两只乌亮的眼睛，高高的鼻梁上渗出了密密的汗珠儿，棱角分明的嘴唇紧闭着。一阵饱和着稻香谷甜的秋风迎面吹来。他身子稍微动了一下，向前倾去。左肘支在膝盖上，左手摸着自己的后脑勺；右手攥着一支绘图铅笔，在图纸上描画着。图纸的三个角上分别压着三块小石头，剩下一个右上角没压住，不时地被风掀起来，他一次又一次地用手里的笔把被风掀起的纸角按平。他是那样全神贯注，以致伙伴们的到来，他一点也没有发现。

纪钢峰把一个大苹果滚过去，正好撞在小伙子的鞋帮上。他头也没抬，顺手把苹果捡起来，压在纸角上。

纪钢峰又把一个大鸭梨滚过去。他又捡起来，捏在手里，继续描画着他的图纸。

杜春晖爬到纪钢峰身边，小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纪钢峰努了一下嘴。接着，他象乐队指挥一样把胳膊扬起来，轻轻地喊了一声：“预备——起！”

青年们一齐喊起来：“赵清明——”

这突如其来的喊声，把赵清明吓了一跳。

青年们哈哈笑起来。

赵清明把手里的大鸭梨朝纪钢峰扔过去，笑着说：“你

这个小活宝，专门会捉弄人，净出坏点子。”

青年们见到赵清明，说笑着、忙碌着，怀着一种无比激动的心情，立刻动手进行测量沙古堆的工作。

周青海帮助赵清明把土水平仪安装起来。这个土水平仪，其实一点也不“土”：支架上涂着一层鲜红的油漆，透明的玻璃管上有着精细的刻度，用螺丝和传送轮组装成的升降转动装置，又是那样灵巧自如。因为这么精巧的仪器，一分钱都没有花，是赵清明和周青海用了十几个夜晚，自己设计、自己制造的，所以青年们给它加上了一个亲切的“土”字。

杜春晖抖开两面红色的指挥旗，这是用自己的旧汗衫改制的。

纪钢峰手里拿着那根红白相间的标杆，是严大山用白蜡杆削制、涂染的。

就连周青海手里拿着的那根百米绳，也是青年们用废麻绳搓成的。还有筐里的那一堆木橛儿，是严大山的父亲昨天晚上给削好的。

周青海笑着问杜春晖：“春晖，你当初还发愁咱们没钱买测量仪器呢，这不，全都有啦！”

杜春晖的脸上闪着兴奋的红光，感慨地说：“真想不到，咱们的手能有这么巧。”

赵清明看了一眼杜春晖，象朗诵般地说：“这叫做‘一颗红心两只手，自力更生样样有’。要在荒芜的沙古堆上绘成一幅新图画，靠的就是咱这双手。”

赵清明站在高高的马鞍脊上，象一个测绘队员那样，弯着腰操纵着土水平仪，嘴里的哨子嘟嘟地吹个不停，手里的指挥旗上下左右地挥动着。身边，农业技术员严小葵捧着一个硬纸夹子，把赵清明测好的数字和标记记录下来；远处，纪钢峰拿着红白相间的标杆，随着赵清明的指挥，上下左右地移动着。杜春晖和另一个青年拽着百米绳一下一下地丈量着。

柳林庄的青年们吹响了向古老的沙古堆进军的号角。埋在赵清明心头的夙愿将要实现了，这怎能不令他激动呢！三年前，赵清明高中毕业回到柳林庄，就决心在沙古堆上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他经常在沙古堆里转来转去。也就从那时起，在他的心里点燃了一颗闪闪发亮的火种。这颗火种，时时在他心里跳跃着、闪动着，火烧火燎地炙着他的心。一九七〇年九月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《农业学大寨》的社论。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上面的话：“昔阳能办到，你们难道不行吗？一年不行，两年不行，三年行不行？四年、五年总可以了吧！”毛主席、党中央的战斗号令，象春风阵阵，把他心头那颗火种吹起来了，燃起了一股腾腾的火苗。现在已经过了两年了，难道真的不行了吗？崇高的革命理想激励着他，满腔奔腾的热血冲击着他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宏伟图景召唤着他。他再也不能等待了。他更加清楚地看到，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锻炼，经过批修整风运动的蓬勃开展，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高

涨，改天换地的革命魄力更是量不尽，估不透呵！半年以前，村里又来了一批生龙活虎般的知识青年。这一切，都给他坚定了信心，增添了力量，给他心中燃烧的火苗上添了柴，加了油，一团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了……

想到这里，赵清明握紧了拳头，眼里放射着火一样的光芒。透过那土水平仪，他看到了搬沙造田的雄伟战斗，看到了荒芜沙古堆的壮丽的新貌。赵清明看了一眼身边的严小葵，深有所思地说：“有的人讨厌这个沙古堆，我却喜爱它。我总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种鼓舞人心的气魄，蕴藏着一种巨大的潜力。我从小就爱这个地方，有时几天不到这里来，心里就惦记它，得看它一眼才踏实。”

赵清明的话，深深地感染了严小葵，同时引起了她一段有趣的回忆。

那是赵清明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有一次上图画课，教美术的李老师让同学们到野外去写生。别的同学都是画些花草树木，鸡狗鸭兔，赵清明却跑到潮白河畔，画了一幅深黄颜色的沙古堆。李老师看了赵清明的图画，说他选的景色不美。赵清明又从书包里掏出另一张画递给李老师，说：“您看这个美不美？”李老师拿过那张图画一看，麦浪翻滚，无边无际。麦田左边是一个大果园，桃花开放；麦田右边是一个养鱼池，荷花满淀，金鳞跳跃。还有新架的高压线，奔驰的拖拉机……李老师惊讶地问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赵清明说：“这是未来的沙古堆。等我长大了，沙古堆就要变成这个样子了。”眼前这个天真烂漫、满怀崇高志向的学

生，把李老师深深地感动了。李老师眼圈湿润了。她摸着赵清明的头，激动地说：“清明，你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！……”

严小葵想到这里，看了赵清明一眼，说：“清明哥，你还记得读小学的时候，你画的两幅画吗？”

赵清明楞了一下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停了一会儿，他深沉地说：“记得，记得清清楚楚。”

严小葵说：“真想不到，我们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。”

赵清明说：“不，现在还是一张白纸。”

一股热浪涌上严小葵的胸口。她充满激情地说：“一张白纸，没有负担，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，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。”

当晚霞染红了半边天的时候，赵清明和他的战友们会聚在潮白河边上，等待着严大山划船来接他们。有的人躺在草滩上休息，有的人坐在河边涮着脚。严小葵抱着她的硬纸夹子蹲在地上，用树枝在沙土上写写划划，象是专心演算着一道复杂的数学题。杜春晖光着脚板，在沙滩上跑来跑去。

赵清明走下河堤，笑着对杜春晖说：“诗人，你怎么用脚板在沙滩上写诗了？天气冷了，小心着凉。”

杜春晖说：“没关系，在这凉丝丝的河滩上跑一跑，真舒服。不信，你也来试试。”

杜春晖的情绪感染了赵清明。他脱掉红秋衣，只穿一